

浅析西安唐风园林之传统与现代文化元素的运用与研究

韩庚辰

西安美术学院

[摘要]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的融合为建筑景观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西安唐风园林在重建修筑过程中巧妙结合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使得园林建筑中彰显现代艺术特色,现代建筑中体现古代文化艺术。全文以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融合特征为切入点,而后以西安唐风园林中大唐芙蓉园为例浅析西安唐风园林中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的结合与运用。

[关键词]西安;唐风园林;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建筑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2.1950

引言:

随着人民经济水平的提升,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园林建筑保护的重视度逐渐提升,西安作为历史文明古城,见证了中华文化数千年的发展与传承。自2002年始,西安在保护古代建筑遗址的同时,对部分唐风园林建筑进行重建修筑,全文以西安唐风园林标志性建筑大唐芙蓉园为例探究唐风园林造园过程中现代文化元素与传统文化元素的结合运用。

一、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融合的特征

(一)物我和谐,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游客在观赏园林景观建筑时,通常通过感知建筑的外在形式,而后才会从理性角度剖析认知建筑功能,了解建筑的人文内涵、环境艺术。因此,无论是从感性角度出发或从理性角度出发,建筑的欣赏不仅仅停留在建筑表面,而需要从建筑技术、建筑艺术、建筑与环境关系、建筑内涵等进行深层次感知^[1]。在现代建筑中融合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首先从布局的角度进行分析便能够感知建筑与环境能够达到物我和谐的境界,并且恰如其分的建筑艺术也是对建筑外部环境的充分回应,同时体现传统文化元素的艺术。

(二)井井有条,富有现代建筑空间特色

无论是现代建筑或古代建筑皆遵循“百代皆沿秦制度”的建筑设计原则,从秩序、风格、艺术均未能脱离建筑美学^[2]。建筑中融合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能够将美学风格保

持高度一致,不仅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制精神,同时能够体现出井井有条、严肃方正的等级秩序。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建筑设计历史不难发现,建筑设计风格在演进过程中始终遵循儒家倡导的礼乐制,不仅在布局方面追求严谨的美学艺术,同时也强调井然有序的秩序美^[3]。

(三)形式统一,体现传统文化精神

所谓形式统一则蕴含着中国建筑独有的事物美、形式美。在数千年来的建筑设计风格发展演变过程中,建筑中的事物美、形式美逐渐演变成程序化的定时,具有潜在的建筑客观规律。中国建筑风格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国人的丰富的美学伦理知识,使得建筑彰显出深厚的文化艺术内涵,而建筑的平面和立体之间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又充分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形式美,由此可见我国建筑十分讲究群体布局之美,或为中轴对称院落的布局,或为自由型,同时又特别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与搭配,彰显出尊重自然的精神^[4]。

二、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的运用与结合

(一)传统文化元素再现

1.唐风园林中的仿古建筑。自2002年开始,西安不断重建唐风园林,修筑已成的建筑大多也为唐风建筑。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园中建筑风格,格均采用唐风建筑风格,不仅建筑规模庞大,布局严谨,而且众多建筑均拥有硕大斗拱的特点,彰显出大气稳重、淡雅简约的建筑风格。以大唐芙蓉园中紫云楼为



例,紫云楼建筑外观金碧辉煌,富丽堂皇,且彩画繁简得当,颜色以朱白为主。并且建筑重建过程中,在紫云楼外增加了一坐与唐代城墙同高的12米台座,以此突出皇家威严之势。除此之外,紫云楼难免修筑的庭兰小筑、廊桥建筑围合成的中庭广场,再现了唐代长安城十八坊,以传统中国建筑元素为基底,以表现唐代长安城的盛大规模。

芙蓉园的东南角是集市,安排了大小、高矮错落的仿唐小商铺、戏楼等,以此来再现大唐的盛世繁荣,游客在进入芙蓉园的时候,能够看到唐代街市热闹的场景和市井文化。还有芙蓉园中的亭、廊、舫等都体现了唐风,不仅有大的建筑群,而且还有小院落,院子里面有庭院和园林景观。如下图所示,仿唐建筑组合成一个小庭院,院子里有亭子、修竹、云石等,有山有水,有充分体现出“唐味”,使得二者之间能够相得益彰。

2.唐风园林中的仿古雕塑。西安唐风园林重建过程中,众多设计者在园林中放置部分具有唐风的仿古雕塑,以此表现出历史的文化感和沧桑感。仍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园内就有诸多具有历史文化归属感的仿古雕塑,例如拴马桩、石马、石羊、石碑等。除此之外,在大唐芙蓉园中还有诸多“放大版”的雕塑小品,例如在茶文化展示区中便放置了一批“放大版”的茶具,此类茶具采用鎏金的工艺技术,该茶具雕塑不仅与茶文化展示区的特色相呼应,同时也反映出唐代茶具风格与宫廷茶具风貌。将此类唐风仿古雕塑置于园中不仅增强了园林的趣味性,同时也暗暗体现出唐风文化的传承。还有侍女馆的月光镜台、八人铜镜等,就拿月光镜台来说,月光镜台也是一面放大的仿古铜镜,旁边有同样大小的水池,有一个美好的寓意,以水做镜,每天晚上都会倒映月亮与亭台,因此得名月光镜台。还有在芙蓉园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骆驼、胡人等雕塑,这些石雕都是外形比较相似,后来稍加施工,将各种雕刻手法综合运用起来,准确抓住雕刻对象的外貌和神情进行雕刻,使得有可能看到活灵活现的雕塑。

(二) 现代文化元素重构

1.唐风园林中的现代雕塑艺术。纵观现代唐风园林中的建筑设计特点,不仅仅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而且还有许多现代文化元素,而将现代文化元素与传统唐风园林的相互融汇不仅体现出现代建筑风格艺术,同时也更为突出了历史价值和人文意蕴。以大唐芙蓉园唐诗峡为例,唐诗峡中使用“古今对话”的方式表现历史,例如其中放置了唐代词人李白、杜甫等角色雕像,同时也放置了“现代母子”的角色雕像。在“现代母子”的角色雕像中,年轻的妈妈身着简朴的服饰,微笑地看着一旁的孩子,而一旁的孩子则轻轻昂着头若有所思地望着唐诗峡,仿佛在倾听者母亲讲解着唐朝的故事。这组雕塑代表着唐诗峡的“序幕”,游客也从此正式进入“唐朝世界”,感受唐代的诗歌与艺术文化。唐风园林中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进行融合能够利用现代艺术手法“再现”历史,同时也以现代建筑为载体使得唐风园林活色生香、多姿多彩,尽显传统文化园林的艺术特色。还有芙蓉园中有许多唐代儿童雕像,真实地还原了儿童最真实的身高,再现唐代儿童的生活场景,他们有的在骑马马、有的在练字、有的在吹笛子等,栩栩如生,表达出唐代儿童积极向上的艺术形象。还有侍女馆里面摆放着不同阶层的侍女图像,21个人物设置在草坪、花丛等,组成不同的图画场景,比如骑马游春图,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组合错落有致、动作和表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出唐代妇女自信、客观的形象。还有芙蓉园中还引入了佛教文化,大多数是佛手型,摆放在东南部的山峦区,借助生动形象的象征手法,再利用高低起伏的地形,给我们诠释宗教文化的内涵,不仅仅是神秘,而且更有一种现代文化的气息。还有在芙蓉园中也体现出独特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艺术将唐朝历史再现在游客眼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紧密融合起来。这些唐雕塑能够让整个园林变得生动活泼,充满了趣味性。

2.唐风园林中的现代园林景观。现代园林景观也是唐风

园林中独树一帜的风景,将现代园林景观引入到唐风园林中能够使园林别具一番特色。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园中紫云楼的山峦上便修筑了具有现代高山流水的景观,景观钟水体如同瀑布一般跌落两端,水体两侧的石柱看似随意摆放,却又井然有序,精致的景观造型与唐朝艺术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更显唐风园林艺术特征;而大唐芙蓉园山峦两侧的小径以石子铺出,一块块精挑细选,井然有序地布设,给游客带来一种移步异景之感。还有在芙蓉园内休息厅,不仅有古典元素,而且还带有现代艺术风格,如下图所示,休息厅是供游客休息、赏景,主要是木质结构,以外挑的木椽为檐,有4根木椽组合在一起,不仅有传统风味,而且能体现现代化简约风格。在休息厅旁边也布置了丛林、湖畔水边等,与芙蓉园里的其他环境融为一体。还有小径上铺有石砖,每一块石砖错落有致,形成一条休憩小径,有韵律感和节奏感。



西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在唐风园林中,设计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俗文化紧密融合在一起,设计出独一无二的园林景观,给游客一种全新的体验。在芙蓉园中,通过端午节斗百草、重阳节登高等活动,带着游客一起去领略唐代民俗节日活动的魅力。还有陕北信天游、剪纸等都是芙蓉园的文化主题,比如“骑毛驴回娘家”“打腰鼓的娃娃”在反映陕北民俗文化的剪纸雕塑放置在绿色草坪中,能够起到装饰园林的作用,而且游客的注意力也很容易被那万绿丛中一点红所吸引,主动去了解剪纸民俗文化。

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不仅仅是中华儿女的宝贵财富,更是现代建筑发展的动力。西安唐风园林的重建与修筑过程中将现代文化元素与传统文化元素相融合,使得景致错落有致,并且将现代文化艺术与西安民俗文化进行巧妙结合,形成独特的园林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 [1]刘俊宏.传统文化艺术在园林设计中的渗透表现[J].建筑经济,2020(6):112-113.
- [2]吴奇敏.梦回盛唐——论紫砂壶“唐风提梁”的造型设计和人文魅力[J].江苏陶瓷,2020,53(3):2.
- [3]轩奥.中国古典园林植物景观配置的文化意蕴探究[J].视界观,2020.
- [4]蔡昌盛.植物文化内涵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J].城镇建设,2020,000(005):332.
- [5]杨阳,王晶懋.西安唐风园林植物景观研究——以大唐芙蓉园为例[J].农学报,2019,(8).48-53,68.
- [6]蔡英杰.浅谈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手法与文化的融合——以西安大唐芙蓉园为例[J].建材与装饰,2018,(4).60.
- [7]韩伊,孟祥鑫,楚芳芳.古代遗址公园景观植物造景对比分析研究——以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与曲江遗址公园为例[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7,(33):2246-2246.